

香港佛教今昔與展望 寂慧

歷史的機遇

從杯渡禪師於南北朝年間來港，偶然創建佛教，直至上世紀一九〇〇年前，佛教消息或活動一直厥如，在這漫長的歲月中，香港可有佛教？或是佛教仍然活躍，只是沒有文獻記載呢？而沒有佛法的日子，生活如何度過？

淳樸的香港，簡單的生活，為生存，為安居樂業，為下一代，各人勞勞碌碌工作，生活，對國家大事不聞不問，對不公平，不公義不管，凡事逆來順受，只抱著簡單的道德標準，睦鄰好客的現實倫理，既悠久卻十年如一日地度過了千年。

這淳樸的漁港，累積了很大的福德因緣，感動了天界的眾多菩薩，相約下凡至此漁港，弘揚佛法，有誓要以其智性學養，從教出發，將正法撒下這小島每一角落；有以一心皈命，淳樸虔誠投向三寶中，不斷擴大組織，立誓使島上家家戶戶傳出彌陀觀音雅號；有要堅立三寶，建寺安僧，莊嚴道場；有要將佛法融入生活中，成就人間淨土。林林總總，各司其職，各懷大志，務求將這小島轉為佛國。雖屢經挫折、失敗，仍不忘初心，孜孜於弘法大業中。其間眾菩薩的交往離合，製造不少恩怨情仇。雖有受打擊，退心於一時，或意氣風發忘失初心，或與他人交惡而退離，但心仍嚮往佛道，只待大德的出現，歸隊重振旗鼓，或是休養一段時間，信心再現。

在這百年的機遇中，香港佛教產生了很大的變化，經歷了不少滄桑。始肇於太虛大師的五次來港。第一次於一九一〇年來港，只逗留了一兩天，漫遊一遭；第二次於一九二〇年，在港島名園講經，公開弘法，與信眾交流，激起了千重浪，產生重大的影響；第三次於一九二六年，到達青山寺，受顯奇法師之邀，臨時開講佛法，也有一定的影響；第四次於一九廿八年，只停留幾點鐘，與信徒作一些交流。第五次於一九三五年至三六年，二十多天的公開弘法與講經，提出建設性的指導方向，作出最大的影響。五次極短暫的逗留，加上與香港弘法人士的魚雁交往，足以使香港佛教振翅。

除了太虛大師的五次來港外，亦有不少僧侶來港弘傳佛法，虛雲和尚亦有六次來港的記錄，分別是一九二八年，為佛像籌款過境；一九三五年應東華三院之請，於東蓮覺苑建水陸道場，皈依者九百餘人；一九三八年，於東蓮覺苑啟建大悲法會；一九四七年，東華三院請作平安法會，皈依者數千人，繼赴澳門講經及主持佛七，皈依者數千人；一九四八年赴沙田慈航淨苑說法，結念佛七，又至東蓮覺苑拜懺；一九四九年，來港為佛堂開光，並於般若精舍說法。雖有人勸留港弘法，卻因心繫大陸佛教而被拒。尚有其他法師到來，為香港帶來一定的影響及潮流。在大陸來港僧侶的影響下，使香港僧侶及大德，紛紛北上取經，學習佛法

及交流心得，再回港大展拳腳，使佛法向前推進，是為南僧北上。在香港社會來說，這些現象實微不足道，但在佛教界內說，實是石破天驚，尤其太虛大師來港在名園講經，人數以萬計，報紙刊載及人潮，為社會帶來激盪，從教界擴延至社會中，帶出歷史性的機遇。

在這百年歲月中，香港佛教雖然來了一個大翻身，成就了一些氣象，但正法，深度的植根卻付之厥如。各專業領域皆有其特有的教育機構，除了培養人材外，更可回應社會，利益他人。佛教更是專業中的專業，獨缺教育系統，未能發揮其深度功能，被人誤解、利用、扭曲。在成長過程中帶來破壞，危機。在百年歲月中，不乏有心之士創辦佛學院，研究班，為佛教注入重要的核心價值，惜均以失敗告終，為了種種原因，無能支持過數年，甚至胎死腹中，實在可惜；只有倓虛法師辦了兩屆華南學佛院課程，培養出大量弘法人材，最有成效，亦足見佛教教育何等重要。一如其他專業，要修學佛法，只要有適當的教育機構學習，自能受到佛法的利益，就是如此簡單而重要。

香港佛教史上，曾出現三次重要的機遇，能令佛教紮根而穩步發展，惜因不同原因而錯失機會，使佛教未能在此植根。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，印順法師逗留香港期間，本擬長居香港，創辦佛學院，經費已籌足，地亦覓好，可說萬事俱備，只待逐步完成；可是印順法師在一次短暫往台灣後，為了某些原因，未能取得出境証回港，只有停留在台灣，從此在台灣開創了福嚴精舍及慧日講堂，專門從事佛教教育，為台灣佛教帶來深遠的影響。若當年印順法師能留在香港發展，香港佛教必有一番不同的面貌。第二次機遇是洗塵法師於七、八十年代在香港大力倡辦佛教教育，開設能仁研究所，支助各佛教教育機構，之前在香港創辦短期出家，辦內明雜誌，在香港社會及教內已產生了很大的激盪。他的人脈關係極好，且有很大的魄力，只需假以時日，香港佛教定必來一個大翻身，惜正值英年，事業如日中天時，他得了大病，終日卧床，一病不起，歷經十數載，鬱鬱而終。第三次機遇是八十年代，法住學會成立，打著佛法久住，佛教現代化的旗號，為佛教教育投下終生全情投入的傾注，當時全港佛教精英，有感於佛教的被埋沒、扭曲而心心不憤，對佛教歪曲的現象鬱在心中多時：佛教不是這樣，佛教不應該這樣，為何佛教淪落至此？為何如此殊勝的宗教，被曲解得如此厲害？決意從隱蔽處走出來，全心全意為佛教賣力。全港佛教精英集在一處，定能發揮群體力量，為佛教翻身作出貢獻。惜主事者改變方向，不再全力集中在弘法事業上，亦容不下其他人，草創成員及往後多屆成員紛紛離去，在勢孤力弱下，當然不能有所作為。

要成就佛教教育事業，除了不世出的龍象，以其個人超卓魄力，力挽狂瀾外，亦可靠群體力量，在多個領域努力配合，培養人材，首要是放下個人私心，誠敬地奉獻，才可望有機會開創一番事業，為佛教安身立命。